

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

〔阿拉伯〕伊本·图斐利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

〔阿拉伯〕伊本·图斐利 著

王 复 陆孝修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阿拉伯)伊本·图斐利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ISBN 7-100-02280-0

I. 哈… II. 伊… III. 说教小说—阿拉伯半岛地区—
中世纪 IV. I37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881 号

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

〔阿拉伯〕伊本·图斐利 著

王 复 陆孝修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280-0/B·323

1999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3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5

定价: 8.30 元

目 录

关于安达鲁斯的伊本·图斐利	1
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	29
译后记	146

关于安达鲁斯的 伊本·图斐利

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麦立克·伊本·图斐利诞生于 12 世纪初(回历 5 世纪末)安达鲁斯格拉那达城东北的瓜底阿希小镇。

史书上甚少有关于伊本·图斐利的记载,只知道他在格拉那达学过医,又精通天文、数学,善吟诗,爱哲学,名满天下。在格拉那达期间,任御前侍从太医,到但吉尔后,在迈赫底王朝的创建者艾布·赛义德·本·艾米尔·阿卜杜·穆埃敏座下任御前侍从大臣。其后又在摩洛哥艾布·叶尔古勃的宫廷中任首相,艾布·叶尔古勃死后,继续在其子曼苏尔手下。1185 年卒于首都马拉喀什。

1169 年在艾布·叶尔古勃宫中,伊本·图斐利和伊本·鲁世德^①相会。后者多次以十分钦佩和

① 伊本·鲁世德(1126—1198),阿拉伯伟大哲学家、医学家,西方人称

尊敬的口吻谈过他。

众所周知,伊本·图斐利著书数卷,但留给后代的仅剩《哈义·本·叶格赞》,余者均散失殆尽。其原因可能要归结于他崇尚的思想。过去的年代里,持门户之见,暴虐迫害的群小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扼杀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学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产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尤甚)。伊本·图斐利的思想必属被消灭之列。因此我们仅耳闻许多早期的阿拉伯优秀进步著作的书名,却无缘目睹。

伊本·图斐利的著作或许就遭到了上述的厄运。从仅存的《哈义·本·叶格赞》表达的深刻、大胆的哲学思想,可以断定这部著作在当时一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

一部《哈义·本·叶格赞》已使伊本·图斐利名扬天下,深得东西方研究、评论和翻译他作品的哲学家,文学家的高度赞扬。该书已译成德、法、英、俄等外国文字。

他为阿维鲁伊,曾在摩洛哥宫廷中与伊本·图斐利相会,后者为他讲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毫无疑问,今天为了广大阿拉伯语读者重印此书,确是一种有益的努力,我们迫切需要传播我们的阿拉伯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

伊本·图斐利以类似序言的内容作为此书的开篇,其中表述了他对一些哲学问题,特别是对“光明哲学”或“光明哲理”的看法(即通过光明的照耀,探索形而上学的奥秘。而“光明照耀”是苏菲派主张的一种内在运动,后亦为他人接受。信奉者认为人的思想不能穿透自然界的屏幕,不能揭示形而上学的奥秘。唯一能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应是一种近似恍惚的内在运动,伊本·图斐利把这种内在运动称为“恍惚”。)

序言中,伊本·图斐利还表达了他对阿拉伯几位哲学家的己见,这里有艾布·伯克尔·萨伊厄(伊本·巴哲),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和法拉比。

文章末尾,他叙说了《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意图借此阐明自己的哲学见解,即(一)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必然是循序渐进的;(二)对自然及存在以及内在运动——即内在揭示及人们通过该运动取得的成果。

4 关于安达鲁斯的伊本·图斐利

下面让我们剖析一下《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对作家作一介绍,列出历史学家们在这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最后再谈谈伊本·图斐利借哈义之口阐明的主要哲学思想。

故事《哈义·本·叶格赞》的意义

故事叙述了一个名叫哈义的人,独处荒岛,隔绝人寰,日与山石、草木、禽兽为伍,但终于大彻大悟,得见光明。伊本·图斐利为其主人公独居荒岛安排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无父无母,诞生于自然;另一种可能他诞生在其他人口稠密的岛屿上,但生母将他装入箱内,抛进大海,波浪把箱子推向这个荒岛。岛上,箱子开裂,一只母羚羊发现了箱内的婴儿,把他抚养长大。

这个孩子就这样独自生活了五十年。自己学会使用工具,发现了火种,在使用火的过程中,生活有了安全的保障。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在安生避险的奋斗中(即在工作、实践和观察的过程中),他的知识逐渐丰富;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外界因素的影响下,逐步揭示了自然和宇宙的奥秘。

五十年后,邻岛上的艾萨里来到了哈义居住的岛上,两人相识后,结伴前往邻岛,哈义发现邻岛的人类社会充满了谬误和腐败,便企图以规劝和引导进行改造,但他失败了,后来便和艾萨里重返荒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在伊本·西那的哲学著作中,同名的故事已经出现过,许多人常把这本书和18世纪英国作家的《鲁宾逊飘流记》进行比较。

我们不想在这里研究伊本·图斐利的《哈义·本·叶格赞》和其它相似的故事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愿望主要是研究故事本身的意义以及作者阐明的哲学思想。

对该故事的意义及伊本·图斐利著书的目的,众说纷纭。部分阿拉伯的和西方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为,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人的思维的伟大,启迪人类在与自然的接触过程中,通过实践、观察、毋须外界佑助,即可求得真知——高度的、深刻的真知的能力。

另一些作家和历史学家则认为书中的哈义通过观察,进而思索,不仅限于周围的可感世界,同

时也包括对存在、宇宙起源的奥秘的探索。他们认为,伊本·图斐利意在阐明孤独的一个人凭自身对自然界的观察,可以产生宗教感情,可以找到“主因”,或者说,可以认识“自存的精髓(真主)”。这些作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为伊本·图斐利断言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接受造物的思想。但第三部分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则认为伊本·图斐利意在证明人无须先知或天启宗教的指引,凭自身的思维就可以升华到认识的高级阶段。他们还指出,故事中哈义和艾萨里结伴来到了艾萨里居住的岛上,发现那里的人类社会充满了谬误和腐败。伊本·图斐利通过这事实说明人类社会决非先知或上苍使者们可以改造好的。实践、观察、求知的方法,是人可以达到认识的高级阶段的唯一途径。他们认为,伊本·图斐利的这种思想和伊本·赫尔顿关于“预言并非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事物”的观点十分接近。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些人说伊本·图斐利试图向人们说明“人之初,性本善”,只是社会给人带来了恶的习性,其他还有种种说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归根结蒂,尽管这些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仍不是伊本·图斐利著作中的主要内容。这里只有一点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哈义通过实践、工作和思考获得的关于自然、自然现象和存在的思想。毫无疑问,这才是伊本·图斐利努力宣扬和阐述的要点。读者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占据了该书的绝大部分篇幅,而哈义与艾萨里相识,联袂前往邻岛的故事仅寥寥数页而已。

在研究这些问题,更正确地说,研究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先,我们应该从下列诸观点中去理解其本质:

十分清楚,伊本·图斐利将哈义单独放在一个遥远的荒岛上,这种做法并没有改变他在哈义头脑中注入的思想的社会性,而这些思想正是伊本·图斐利时代的社会思想。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已然证明,原始人经过某种社会生活才转变成真人,换句话说,社会生活开始了。当原始人结束了孤独生涯与自己的同类共同生活时,他才摆脱野蛮状态。之前,他并不是真正的人,他接近于动物世界。从动物世界过渡

到人类世界经过了极其漫长的年代。

实际上,人就是一种社会存在,他诞生于一定的社会,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科学的真理是一种新的发现,至今,全体古典的,甚至 18、19 世纪哲学家以及所有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把入分隔在社会关系之外,把人作为“抽象的实体”去进行研究。说什么研究“绝对的人”;“人是有绝对的特性”,把这些特性说成是“人类存在的特性”,因为这只是一种“人类存在”,与社会发展一定阶段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对“人”的观点,必然产生如下的结论:人类的改造同样与时间、地点无关,是绝对的,而非必然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唯心主义哲学家们都讲“人是绝对的”,哪个时代的都不例外,他们一口咬定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意识和公正,因为人类尚未发现它们。未被发现的原因是由于能够发现它的天才的个人尚未诞生(每个哲学家毫不例外,认为自己正是那带来真知,拯救人类的天才)。即便真知被发现,也纯属偶然或幸运。比如说,那天才的个人若能在五百年前诞生,人类便可免遭五百年

的迷雾、争斗和磨难。

但唯物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扫清了这种梦幻,它认为现实的人是一定社会的产物,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诞生的,是社会发展的结晶。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存在决非绝对的东西,更不能是伴随着孤独的个人的“抽象”。人类存在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改革更不是幸运或偶然之事,而是社会关系更迭,重大的社会发展的结果。

自然科学各领域中的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时,一般都把研究的自然现象进行“抽象”,也就是说把该现象同周围各事件游离区别开,通过实验(如物理实验或化学实验中反复出现的现象),从可能影响它的各种现象中提取出来,找到规律,再将其纳入原先的自然状态,进行精确细致的研究,但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不可取。我们不能将“人”进行抽象后,再行研究,也就是说不能为了研究人,使其脱离社会,将人从社会关系中抽出来(当然,从医学的角度,研究人体构造时例外,但就是在这种时候,“抽象”也是相当困难

的)。能够对人进行研究的唯一的实验室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

就这方面说,哈义不是“绝对化的人”,而是伊本·图斐利生活的社会中的一个人,伊本·图斐利使他在与自然接触后所具备的特性和知识也只是伊本·图斐利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一般人所具有的特性和知识。

同样的,哈义最后发现的思想就是伊本·图斐利生活的社会世代代发展过来的社会的产物。

宗教感情方面的问题也是如此。伊本·图斐利企图证明(不管他目的如何,不论他企图否认预言的重要性,还是想肯定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种看法——宗教感情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哈义凭他跟大自然的接触,借个人的观察,已经接近和了解了宗教感情。当然,今天的人们一般都已认识到宗教感情和一切宗教一样,都是一种社会产物,无论是原始部落接受的简单幼稚的宗教,还是古希腊或中世纪人们的宗教,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这些彼此互异、无一相似的宗教,则是由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的不同阶段所决定的。

伊本·图斐利思想的历史地位

谈到《哈义·本·叶格赞》一书的意义，必先认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书中表述的有关自然和存在的思想是 12 世纪，亦即八百年前的社会思想，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进行研究和给予评价，因为正是这一点上，突出了本书的意义。它至少提供了那个年代里，人类在物理学、化学、解剖学、医学、天文学等自然学科的知识水准，阿拉伯学者恰恰为这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伟大的历史贡献。当然，拿当时的水平和今天的相比，我们立刻会发现许多简单幼稚的观点，但它体现了人类知识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显示出了自身的伟大。

那个时期的阿拉伯学者和他们的哲学在人类知识的发展中光荣地承担了重任，作出了艰巨的努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阿拉伯思想遗产的评价。阿拉伯思想并不局限于捍卫辉煌的古希腊科学和哲学遗产，将其在东、西方进行传播，它是

在所有的科学和哲学领域内大大地发展并丰富了。

尽管当时自然科学的水平十分低下,残酷的环境又想阻止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但先进的阿拉伯思想仍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当时,以伟大的伊本·鲁世德为首的阿拉伯哲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宇宙的同一和无始及时间的无始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正如我们将在《哈义·本·叶格赞》一书中所看到的,他们推崇思维。在自然科学尚未做出结论时,率先提出:有机物来源于无机物,产生于除最简单的机械运动以外的运动(如重力机械运动)的重要哲学论点。当然,由于他们身处险境和恐怖之中,只能采取暗示的手法,将上述观点隐匿于字里行间,而不可能公开、鲜明地申述。我们无法要求伊本·图斐利作出他生存的历史时代不允许他做的一切,任何哲学家都不可能跨越时代的局限。

伊本·图斐利、伊本·鲁世德 和亚里士多德哲学

毫无疑问，同当时所有的阿拉伯哲学家一样，伊本·图斐利阅读了大量的古希腊哲学著作，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伊本·鲁世德说过，当他在叶尔古勃的王宫中见到伊本·图斐利时，后者曾嘱咐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做更多的注释，因为自己身为宫臣，无暇，也没有更多的精力顾及此事。

我们发现伊本·图斐利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思想确有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对唯物的和唯心的内容兼收并蓄，但他关于思想和自然的许多观点是唯物的。柏拉图认为精神是永恒不变的，是先于自然和现实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思想并非独立存在，思想只能在自然中找到自己的血和肉；柏拉图认为自然（或物质世界）不是实在的真实，而只是一种脱离时间、地点的抽象的思想的影子，但亚里士多德却肯定地指出自然界（物质世界）是独立存在，是